

T-5234.08/9603

6

古文淵鑿卷第三十三目錄

唐

陸贄

興元元年奉天收元大赦詔

興元元年命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三目錄

唐

陸贄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詔

興元元年命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論治亂之略疏

論徵稅疏

論納諫疏



論關中事宜狀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請罷瓊林大盈庫狀

論兩稅以布帛為額狀

請罷兵狀命黑澹軍無許信何中歸

典示示平奉天文示大姊請

劉贊

唐

古文淵鑿卷第三十三目錄

古文淵鑿卷第三十三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陸贄

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中博學宏詞德宗時

延齡姦邪帝發怒欲誅之賴陽城等力救

乃貶忠州別駕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宣

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詔德宗因朱泚反
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
一二字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



誕告之文仁音如
此故能使當時之
民間詔書而感泣
也

瓊山丘濬曰感
人之易者莫如
言故人君一言
之善雖於深宮
之中九重之上
四海之遠莫不
應之况以德音
之宣布詔令之
頒行於郡國者
哉夫上有由中
之誠下必有感
孚之效不徒然
也觀德宗引過
之詔感夫士卒
可見矣人君苟
能誠實其心審
定其命擇視草
之臣守渙汗之

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
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
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帝納其
言但改年號而已帝又以中書所撰赦文
示贄贄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
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
引咎之辭不得中書門下平章事因命
不盡乃別為詔與人中書學士同撰宗部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恡改過朕嗣守丕
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
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
下明徵厥初言明敘
曩事無所掩覆也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
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

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亭育卽
亭毒以迄於今功存
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
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
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
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
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
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
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
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杼持緯器
布帛織成

信則雖蠢愚之
夫驕悍之卒禁
驚之虜亦無不
感動者况愚直
之民循良之吏
乎

臣熙曰纏綿愷
切感動當時百
世而後猶能令
人慨然所謂漢
汗之音風行而
草偃也

者以機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
軸卷之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
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陵逼萬
品失序九廟震驚唐太廟有九室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
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未言愧悼若墜泉谷泉谷即淵谷唐人避諱改
賴天地降佑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
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未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
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
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

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
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
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
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
號建中元年羣臣上德宗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
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
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
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
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

臣德宜曰天之
所助者順人之
所好者謙引咎
推恩實感動天
人之理

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
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
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
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
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
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等並
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朱滔雖與賊泚連坐泚滔
弟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
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

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
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
赦其應被朱泚脇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
遭其扇誘有迫以克威苟能自新一切不問人之行
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
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人沉鬱既久
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
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
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

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末末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遞給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歎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

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

停罷

建中四年戶部侍郎趙贊請稅屋間架及除陌錢至是始罷

京畿之內屬此

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

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克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

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

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

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末言茲道夢想勞

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

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

迹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惇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布澤行賞

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詔下四方人心大悅山東宣布詔書士卒皆感泣

興元元年命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朔方節度使李

懷光反詔馬燧渾瑊討之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

止罪狀懷光一人
無一語及朔方將
士所以離散黨與
收拾人心妙有機

臣廷敬曰無張皇之氣而有藹惻之情以見用兵非得已至於明任遇之優崇獎彼軍之忠義皆廟筭之長者也

未○俊○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
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
難○解○圍○盪○寇○朕○甚○德○之○懷光初自蒲城趨涇陽敗朱泚兵于醴泉遂解奉天之圍
位○極○上○台○寄○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
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
罪○自○疑○時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懼反謀益甚對使者投鐵券於地崇○信○讒○邪○却○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姦○幸
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德
既○盈○醜○迹○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

畏忌

懷光養子石演芬告懷光潛與朱泚通謀且宣言吾與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

窮極克

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違○陵○寢

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大

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

忠○節○不○渝

懷光既反羣下多叛之

懷○光○既○沮○姦○謀○詭○稱○効○順○累

陳○欵○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全○貸○授○以○師○保
之○重○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始○終○懷○光○遂○殺

辱○使○臣○完○聚○守○備

時授懷光太子太保罷其副元帥等官遣孔巢父往宣諭之懷光左

右○殺○巢○父○及○中○使○談○守○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
盈○復○治○兵○爲○拒○守○之○備○朔方軍士於安史亂後因○茲○脅○從○與○同○惡○謂○衆
軍○最○爲○有○功○推○忠○義○軍

臣鴻緒曰陸贄
所草制勅更無
他奇只是開誠
布公一字一句
皆從肺腑中出
此制雖專逮燧
城勤懇懇自
足深入人心卒
成再造之勲夫
豈偶然

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討○除○大○憝○
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檢○校○司○徒○平○章○事○北○
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閎○達○秉○難○奪○之○節○負○不○
羈○之○才○恒○持○至○誠○深○識○大○體○感○慨○而○三○軍○有○勇○彌○綸○
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於○北○土○隱○若○長○
城○兵○馬○副○元○帥○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衷○仁○厚○成○性○
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
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茂○昭○勳○閎○出○納○朕○命○
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維○二○

臣○比○德○叶○謀○往○濟○多○難○燧○可○兼○克○奉○誠○軍○及○晉○絳○慈○
隰○等○州○節○度○并○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瑊○可○兼○
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克○河○中○同○絳○陝○虢○
等○州○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嗚○呼○朕○之○
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
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汗○脅○深○所○
閔○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
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迷○拒○順○罰○止○元○克○寧○失○
不○經○無○濫○非○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告○遠○邇○咸○令○

國家優重功臣獎
其前勞正以策其
後効此制得之矣

知悉

興元元年命李晟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為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漢書丙吉

以詔問邊吏具對見故方嶽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

謂憂邊思職詳本傳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

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

博厚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

自明奉法以律身推功以及下眾無犯命人用樂推

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

版蕩之中通鑑晟流涕誓眾決志平賊以孤軍處二

感激將士故眾雖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克徒

折北再駕而京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

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撝謙

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

秦築回中宮在北定安定之間限界諸夷藩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

元臣兼二將之甲兵晟鳳隴節度崇十連之統帥王

十國以為連宣威耀德罷警息人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

兼鳳翔尹克鳳翔隴右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

水心葉造曰李
晟材出李郭上
遠甚德宗將相
有晟與陸贄當
其用必能制吐
蕃以除關中之
逼漸處置諸鎮
遲以歲年兩河
之患十減五六
矣而抑遏掩沒
自取棄微詩人
所以歎日之方
中在前上處故
為可痛傷爾

禹脩方岳貢曰
西平元勳典型
深重國老固當
以此制副之

篇中前言事後言
理數祗而談最為
融決

使仍克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
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
勳並如故

論治亂之略疏

初德宗倉卒變故每自尅責
贊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
致寇者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
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
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
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書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
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
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戰者苦鋒鏑去畱騷然而

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

限而加斂焉

蹙限迫蹙
期限也

加斂既殫乃別配之

別設名
目徵之

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

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

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

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缺又搜私

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

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

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

貴位孰不解體。方見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失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何音訶之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

臣乾學曰天應
今乎人事真千
古興亡治亂之
本炳炳如丹

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繫辭傳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然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

本政賦賦什
不官入中其下
自其學曰天賦

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洵
洵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
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
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
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
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
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
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
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

權衡於先後之間
酌量於緩急之際
於國無損而於民
所益滋多此疏之
大指也

計之。捨已以從眾。違欲以遵道。遠儉倭。親忠直。推至
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
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論徵稅疏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
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
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卹人所乏。借必以度。
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
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眾者。其率用

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負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

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論納諫疏

德宗謂贄曰。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憚人賣爲威福。今茲之

禍。推誠之弊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于朕。以自取名。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上疏諫。

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可不誠於人。

要 曠理於微論事舉

臣英曰詞清而
辨論進言納諫
之道可謂能盡
上下之情矣

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民者至愚而
神蚩蚩之倫。或昏或昧。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
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
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狗義輕。撫不以情
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
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
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
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
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

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
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
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關。仲山甫補之。詩。烝民之篇。夫成湯
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
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
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
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
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

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奸
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
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
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
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
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盛德未
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
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
不侮鰥寡多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

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
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言矣夫人情
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
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
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
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
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
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

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
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
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
弊者上有六下有三角勝人恥聞過騁辨給銜聰明
厲威嚴恣強復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
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
之語不聞矣騁辨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
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復必不
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

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得盡
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
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
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
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
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
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况疏隔而猜忌者乎天

論關中事宜狀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

深識遠筭之言不
特以閱通擅美

卧子陳子龍曰
此疏在奉天之
前居事先而料
事後一一如見
宣公後日深得
主眷亦在乎此

聞脩王志堅曰
德宗時會馬燧
等討賊河北久
不決請濟師李
希烈寇襄城詔
問策安出贄以
兵窮民困恐別
生內變乃上此
疏帝不能用後
有淫原士卒之
變贄言皆驗

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御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

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畱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

臣廷敬曰推理
燭勢言之懇懇
不憚諄復而事
後思之竟如著
蔡

臣乾學曰唐制
之患在府兵變
而為曠騎曠騎
變而為方鎮武
夫悍將分布天
下方鎮強禁軍
弱贄於內外輕
重之際割切言
之不特涇原之
變預能洞矚而
倍昭未祚皆已
窺其漸矣

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漢人言秦倒持太阿。授楚以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強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

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肅宗年號大憝

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

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代宗廣德

元年吐蕃度便橋帝倉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

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為戎。于

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

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

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

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

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末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于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而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鄂。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攝殊鄰。

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時建中四年李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原軍討田悅兵不解。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唐兵志左

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神策軍
 最盛時李晟哥舒曜等皆以禁兵出關討賊
 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
 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
 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
 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
 禍挐挐亂相搏持也音柳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
 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
 蓋謂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
 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

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

昇平者李正巳淄青節度使李寶臣成德節度使梁崇義山南東道

節度使田悅魏博節度使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

則可除禍亂者朱滔盧龍節度使李希烈淮西節度使是也既

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

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

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

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

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狗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唐北軍舊屯苑中。時悉在行營。萬一將帥之中。又

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

備之。

姚令言朱泚之變。果如贄所料。

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

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

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

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芄河陽節度使援東洛。懷光懷光朔方節度使救襄城。希

烈。寬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名節

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時神策軍使白志貞奏遣節將子弟東征。

河北既有馬燧抱真。李抱真昭義節度使固亦無藉。李晟亦令

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

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

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進。郵勤

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權酒抽貫

貸商點名等。請如此類。一切停罷。則與已輸者弭怨。

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

補續而陳忠懇之情溢於行墨詞義茂美直餘事耳

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芻無易於此謹奏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

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慚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臣乾學曰贊年少入翰林參裁大議號稱內相帝之親倚可謂深矣而譏陳過當駸駸乎積不能容故此狀多綢繆慮禍之言

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已。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

臣杜訥曰曲折
往復媿媿不倦
讀之祇見誠意
蘊結而不嫌其
浩汗

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違。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於衆，捨已從人。大禹謨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舜典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大禹謨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仲虺之誥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大雅文王篇

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

泰誓言

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

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

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

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泰誓

言違衆也。詩曰：汝包

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

莫聽大命，以傾。

並大雅蕩之篇

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

者亡。

仲虺之誥

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

卒狂

大雅柔篇

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

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

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

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名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

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寢遠中宮之威柄漸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神龍中宗年號景雲睿宗睿宗年號皆嬖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

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
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
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
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
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
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于廊廟。諫曹以
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
忠。權門以多賂爲聞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
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
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
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
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
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
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城
府。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
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
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
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

事亦宣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

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監天寶致亂之所。以天寶明皇年號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請罷瓊林大盈庫狀

德宗在奉天仍於行宮庶下貯諸道貢獻之物

榜曰瓊林大盈庫贄上疏諫

涇原軍士之變以二庫為兵端故贄立言如此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聚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

致堂胡寅曰德宗以專欲致禍困而不喻惟貨是贖自古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遁光膠口之意哉嗚呼贊可為人臣之式矣

五峯胡宏曰四方貢獻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時也何可有公私之異

瓊山丘濬曰周禮以大宰司徒掌國家財用蓋以大臣以道事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為上之人所嚴憚故人君有非義之

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効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慾萌柢

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

豈非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

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

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

裘之事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程據所獻雉頭裘復見於當今近以寇

逆亂常鑿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遵儆勵之誠臣

昨奉使軍營出繇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

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時京城未復師旅

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

取非禮之用不
急之為非徒不
敢擅取而私用
之抑且為之中
止而潛消者有
焉苟以中人主
之則上之人平
日相與褻狎私
暱凡不可以語
人者皆可與之
謀而為之矣况
小人無深識遠
慮委曲奉承不
暇且人微言輕
安敢逆上意哉
陸贄論罷之宜
矣

臣熙曰德宗播
遷之後遽殖私
財失人心損大
計莫甚於此反
覆開導得理得
情

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
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
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
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昨俗昏鄙。識昧高卑。不
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
儲。外捍克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
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
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
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

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
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
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
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其殷鑒歟。衆怒
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
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
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
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
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少。齊宣

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
上者當辨察至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謂三無私此之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

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

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

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唐制國用出入皆領於度支不給經費

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

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資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

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末垂

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在陛

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

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

圍之殷憂謂朱泚兵圍奉天時也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

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

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

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

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

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

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芴
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
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
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
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
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疏奏帝即命去其勝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狀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

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法為定而均收之焉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

此論與徵稅疏立
言互相表裏而更
為詳盡

淳夫范祖禹曰
泉貨所以權物
之輕重流於天
下則為用積於
府庫不為利也
蓋穀帛出於民
而官不可為也
錢出於官而民
不可為也取其
所有而予其所
無則上下皆濟
矣是故以穀帛

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
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
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
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
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
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
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泉貨之法泉錢也鄭樵曰謂之泉者
言其形如泉文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人代以錢字周官有泉府以節輕重之宜斂
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

為賦則民不得
不耕織以奉公
上此驅之於農
桑也如不取其
所有而取其所
無則民之所有
棄之必賤矣官
之所無收之必
貴矣穀帛輕則
民為之者少錢
重則物賤者多
是以利墜于上
民困于下至於
田野荒杼軸空
由取其所以無
也為法者必使
民去末而反本
則富國之道也

水心葉造曰新
史凡授田者歲
輸粟二斛稻三
斛謂之租丁隨
鄉所出歲輸絹
二疋綾純千丈
舊史每丁歲入
租粟三石調則
隨鄉土所產絹
綾純各二丈稻
不應多於粟一
斛絹不應特二
匹恐新史誤也
舊史特言嶺南
諸州則稅米新
史併記揚州以
錢安南絲益州
羅紬綾絹江南

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稅租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續布麻。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純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

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克。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

以布舊史亦不載也

臣德宜曰計絹折錢輕重無定不若即稅本色較為便民至于專用穀帛如漢貢禹之策當時已病其難行矣

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克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

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純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眾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

臣鴻緒曰布帛計及錢數則價值高下輸納維艱較之初定兩稅之額又變本而加厲矣贊文詳盡曲至洞悉民隱

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

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

少為秩。

漢俸祿自萬石以下至百石

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

吏屬之常資。以常狗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

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
司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
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
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
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
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
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
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
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
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
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
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
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
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
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
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
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
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

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代宗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

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

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乎。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請罷兵狀

貞元元年馬燧破李懷光贄以河

中旣平慮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李希烈者因上奏云

當獻捷之時原兵革之始暢發其意可謂偉辭

克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漵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畱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吳尅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

臣乾學曰當國
威少振之時度
外不測之惠誠
足潛消禍機默
挽圯運書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
語曰小不忍則
亂大謀易曰已
日乃革之皆經
國之微權也

臣英曰首尾數
千言如颺舉泉
發皆切中機要
宣公論事之文
豁達剴至真有
唐一代之傑作
也

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
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
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
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
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
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克獷匪人。
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臯鳴以好音。
消稜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
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興元元年。王武俊田悅李納去王號謝罪。觀釁首鼠

之將壹純誠以效勤。

謂韓滉陳少遊等

流亡凍餒者。希保於

室家屯戍戰爭者。與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需。君
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
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
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
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
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
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
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

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宋
 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
 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
 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
 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
 涇卒唱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狹獠擇肉於
 馳道狹獠獸名能食人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服順
 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之雄
 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

臣士奇曰河中
 既收淮西未定
 豈不欲滅此朝
 食乎蓋以懷柔
 則人心自草休
 息則士氣益強
 相乎時勢以立
 言非為苟安之
 計也

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
 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欵降爭馳表章唯恐
 居後先是德宗赦田悅李納罪賂以官爵悅等皆密
 歸欵而猶未敢絕朱滔至興元元年見大赦令
 皆上表謝罪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
 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
 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
 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
 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
 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

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國家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說命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大禹謨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疇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挈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

臣杜訥曰審酌
時勢洞晰機宜
其條舉前轍以
為炯鑑尤極精
詳剴至

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朗鑑元
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
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
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
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
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
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
情。悔征伐之事。引眾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

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
由是億兆汚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
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
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
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
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
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
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
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

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
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
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
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
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
憂旣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
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
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
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

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
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
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
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
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
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
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
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
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

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
 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
 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
 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泚○僭○偽○京○師○故○曰○上○國以○懷○光○之○竊○保○
 中○畿○開○元○時○以○河○中○為○中○都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眾○慝○驚○心○
 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
 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
 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河○中○指○懷○光赦○淮○右○僭○
 逆○之○罪○咸○與○維○新○淮○右○指○希○烈蠲○貸○疲○疇○休○罷○戰○士○符○往○

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
 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
 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
 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
 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
 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
 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
 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
 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

者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乃是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倘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抄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候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書奏帝從之。詔諸道與淮西接者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希烈果窮蹙，爲其將陳仙奇毒死。妻子皆伏誅。如贄所策。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三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三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四目錄

唐

權德輿

兩漢辯亡論

答柳福州書

陸贄翰苑集序

高郢

魯議

柳冕

再答張僕射書

與權德輿書

復杜相公書

梁肅

補闕李君前集序

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諡文貞議

沈既濟

論行辟召之法疏

于公異

收西京露布

裴度

諫用皇甫鎛程异爲相疏

論魏弘簡元稹疏

李絳

請崇國學疏

論裴均進銀器狀

尊道重儒君臨之
極軌若張禹胡廣
輩致身寵榮苟貪
祿利使後世指目
可謂士林之羞矣

臣熙曰張禹胡
廣俱以經學儒
術柄用然緘默
取容無所匡正
當時已取譏焉
德輿謂兩漢之
衰禹廣實釀成
之尤見卓識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汗神
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
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
得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禹為丞相廣歷太尉辭氣
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
滋厲階或附克診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基篡奪之
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
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
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末始元延

俱成帝年號

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

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

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

易堅冰之誠

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

誦小雅十月之刺

十月之交刺厲

王也時害政者有皇父卿士之屬

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

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

下恬然掩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靡面

別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放決之時方且眩

小男於牀下官子婿於近郡

漢書天子幸禹第禹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

臣德宜曰叔孫
希世取資公孫
曲學阿世漢代
儒宗皆坐此病
禹廣挹其餘波
孔子所云患失
之鄙夫無所不
至者也

甚于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
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
上臨侯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欵然用家人匹婦為
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
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

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
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

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
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

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戒
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

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
鼠畏懦質帝崩廣與李固杜喬趙戒等欲立清河王

杜堅守本議冀說梁冀欲立蠡吾侯廣戒懼憚不能與爭而李
太后先策免固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蠡吾王

是為桓帝清河王徙桂陽自殺邦家凌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
闔寺之禍宦官使牢脩上書告李膺等交結遊士誹

侍選用事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
以訖亂亡三國志裴注當塗高者魏也言蓋棟撓鼎折之所由
當道而高大者魏明魏當代漢蓋棟撓鼎折之所由
來久矣大過卦九三棟撓凶鼎卦九彼梅福以孤遠

上疏成帝時福見王氏浸盛災異張綱以卑秩埋輪

桓帝時選入使巡行風俗綱埋輪于洛陽獨何人哉

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

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

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

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貌○安○之○時○則○務○小

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靈○著漢書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

日潔齋露著正衣冠立沮○立○后○於○探○籌後漢書順帝欲立后而貴

筮得吉卦則獻其占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及○夫○安○危○之

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

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

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

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

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

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

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

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

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

太學人材所自出
唐宋以來以名賢
處之造就多士德
與此書可謂知本
之論矣

聞脩王志堅曰
明經一途本為
士之樸魯者設
當時原有焚香
延進士奠日待
明經之語柳書
謂全寫注疏正
謂此耳然樸魯
之士世間亦不
可少觀後世科
場所得恐不如
全寫注疏之人
遠矣既失其末
又不得其本權
公之言真有見
者哉

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
周之或夢或卜殷高宗夢帝賚良弼得傳說憂勤日
周文王卜田渭陽得太公望是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
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

答柳福州書

柳冕為福
建觀察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
曰繇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
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
別失權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

為仁由已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
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
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
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
之言也况以蒙劣辱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
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
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于
人兩漢設科本于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
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

臣乾學曰唐世進士科試以詩賦策論而明經明法書筭之選又各為一科德輿知禮部貢舉取明經初不限貧得士稱盛是書乃其本領而通理解惑兩言尤可為說經者訓

偶對屬况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辯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于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意則面牆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五其問命書釋意義則于疏注之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

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倘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強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強之道耶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御如閣

陸贄為文閱博流暢委折盡致謀畫能中機宜誠奏議之傑構也臚述生平論次條達序文之似傳體者

東坡黃震曰陸宣公王佐才也東坡之說盡之

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復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德輿載拜。

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東陽侯張喜相如絳侯周勃及灌嬰之屬皆害之。

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也。

齊和也。方鑿圓柄。鑿穿孔也。柄木也。

端所以入鑿。宋玉九辯曰。圓柄而方鑿。今吾固知鉏鋸而難入。鑿音造。柄音芮。良工無以

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

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

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

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調渭南主簿。德宗皇

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

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

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

臣廷敬曰贄才
長於論思克復
之際襄贊為多
篇中稱引處低
細徃復繼續深
情

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
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
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
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
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
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
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
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抱真為昭義軍節度使奏曰。陛下在山
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

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
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
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
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
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
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貞
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
蒙知遇。不可與眾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

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鎔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

臣英曰賈生不
遇於漢宣公作
相於唐篇中援
以相况殆以長
沙忠州晚迹相
同也其致慨於
宣公者深矣

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鑿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未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摧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僿狡。

臣士奇曰陸之制誥昌明奏議劉切房魏姚宋皆遜其著作之多使得生於貞觀開元間其文當益富矣叙述本傳中語約而實該

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

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

房魏姚宋

房喬魏徵姚崇宋璟

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

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

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

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

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

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

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

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

魯不得用天子禮樂自是正論而篇中疎密得宜濃纖合法文章之有圭臬者

臣乾學曰歐公嘗云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魯禘是非兩漢訖無定論只是信聖未薦耳斷據精確殆為宋儒先路

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高郢

字公楚衛州人寶應初及進士第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

出為華州刺史尋內召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諡曰貞

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沒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

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

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祭禮祝于始嘏于終，告神之辭也。常古，常事古法也。大嘏，大福也。見禮運。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小雅角弓篇。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

臣杜訥曰：非禮一語斷案如山。後復層層洗發，大義凜然，是扶植細常極有關係文字。

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左傳富辰曰：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

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於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

有大勳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柳冕

字敬叔，蒲州河東人，芳之子，官至福建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

再答張僕射書

張僕射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

文甚簡淨而款薦之意獨至

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爲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爲之時。天且不違。况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千湯。其道乃行。天爲之時也。商鞅以疆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爲之時也。譬如爲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列子。太行王屋公年九十。欲移之。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

犬戎殺幽王。申侯立故太子宜臼。

無知亂齊。

齊公子無知弑襄公。

管仲霸之。晉

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

太平公主高宗女。武后所

生。睿宗立。明皇以太子監國。主欲廢之。姚崇。宋璟知其謀。請出主於東都。彼謀之如神。即

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爲。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况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冕白。

叙歷代人才得失
之由最為明確

與權德輿書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

臣廷敬曰三代
以後得人之盛
無如兩漢此能
灼見其由至議
取士欲先大意
而後誦記誠卓
然特識也

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繇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于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

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
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
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卽○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
卽○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
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卽○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
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
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
海○內○人○物○顛○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卽○天○下○之○
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繇○于○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

廉恥乎。冕頓首。

復杜相公書

杜黃裳字遵素元和初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去年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

房喬杜如晦

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

之弊

徐陵庾信

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

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
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
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
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

謂文章由於風俗
風俗根於人心卓
然探本之言

禹脩方岳貢曰
論文變處可謂
知言

屈宋

屈原宋玉

文而不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

西漢揚馬已降

揚雄司馬相如

置身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

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

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

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

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

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

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

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

蕭何曹參

不能變

淫麗之體二荀雖盛

荀彧荀攸

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

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

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

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

之流也故夫子未之是以四楊荀陳

楊震楊秉楊賜楊彪荀淑陳寔

並東漢人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

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猶有

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荀孟賈

生荀况孟賈

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

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卽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卽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載拜。

梁肅

補闕李君前集序

翰趙州贊皇人華之子

文章有王霸之分
立論恢奇前此未有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搏之

臣熙曰文本於道方不同於詞章記誦之學得論文關鍵篇中絕去排偶全以渾噩行之通體精勁

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靡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名華蕭功曹名穎賈常侍名至獨孤常州名及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騫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味性情探

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誠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閔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君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補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叅淮南節度軍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

下位。天寶末房公瑄韋少師陟薦公克中歲多難時

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

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噫昔之賢人運與事并

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孟

子軾軻士安多病皇甫謐字士安有風痺疾亦何可勝論惟斯文

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

歸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

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

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王粲幼為蔡邕所器粲嘗過邕邕倒屣迎之賓客盡

驚邕曰此有異才吾家書籍當盡與之故書於篇

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諡文貞議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沒以諡易其名名之

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

其義故曰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

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於宰司

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眾不同

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

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遊嘗

義以典而能確詞
以恕而能公持此
核人可以論世而
不爽矣

水心葉適曰楊
綰誠清簡所以

得重望者由元載為之資藉蓋天下公好惡未嘗廢也縮誠不附離然載能容于朝終其身小人之不肖亦尚有齊量矣當是時人主苟于弛懦上下習為崇侈然則一朝誅載用縮人情震懼而所改化者如此後人便以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為比則過矣

伯厚王應麟曰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此家無匹布之餘史臣謂當時秉筆者無媿色

為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諡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斃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餽公膺大任任職月

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諡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

璞山丘濬曰說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一字之褒榮於黼衮一字之貶嚴如斧鉞吾於贈諡之典亦云蓋爵祿所以榮生者使之興起以建立事功至于贈諡非但以榮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之掌斯權者乃懷生前忌刻之私當予而不予狗死者子孫之請不當予而予其得罪

于名教也大矣

禹脩方岳貢曰以綰之方正而謚議猶費詞如此亦見當時盛典之不濫

臣德宜曰以一字褒貶為萬世榮辱先儒程頤所謂政之大權莫先於謚法是也然母隱美母溢辭尤在于公而已矣

亦殊貫又安可以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蘇端

原駁謂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

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

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

祀不得諡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諡敬是知議名

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

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諡之方也

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在取坦然明白章於遐邇

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

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

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徵嘗薦杜正倫

侯君集有宰相材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誅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

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中宗崩遺制相王輔政中書令宗楚客韋溫欲停相王輔政瓌

正色拒之楚客等怒卒削遺制宣行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

青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

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宣

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諡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

足為定制乎蘇魏皆諡文貞蘇端原駁引以為言謂綰慙于蘇魏故答之云然謹上

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沈既濟

蘇州吳人官至禮部員外郎

論行辟召之法疏

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况眾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敘置多由請托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刳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

立論巖巖清峙可為衡鑑之資

致堂胡寅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莫不以為當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授于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法弊以周漢良法

崔亮裴光庭一
朝而廢之則亮
光庭所建何難
改之有焉為政
在人人存政舉
其本則係乎人
君有愛民之心
與否耳

禹脩方岳貢曰
選舉之法難于
得士不難於禁
私苟斥陟精明
則私不禁而自
止矣

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
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
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
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逃聽遐視罪
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斥大正典刑責成授任誰
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
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
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覈而官審賢者不獎而
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

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為不
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
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
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
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行必齊由是而理匪
用吏部而臻此也况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
久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于公異

蘇州吳人擢進士第李晟表為招討府
掌書記公異與陸贄故有隙贄執政奏

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
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田里

辭鋒邁達筆陣韶
舉西平故是元功
得此庶能相配

收西京露布

為西平王李晟作帝覽之泣下
日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再

三咨
歎

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忠。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克氣母。莊子伏羲得之入也。氣母元。以襲氣母注襲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

定宇陳櫟曰德
宗以飢羸之卒
守一縣之地當
朱泚十萬之師
內則朱滔李希
烈締結交亂外
則李懷光觀望
圖逆回紇馳騫
於河北吐蕃伺
變於關外唐之
不亡僅毫髮耳
所恃者人心未
去也故李晟以
孤軍處二強寇
之間內無資糧
外無救授徒以
忠義感激將士
故其眾雖單弱

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李希烈反蔡州寇襄城帝遣神策軍擊賊乘虛襲其許州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帝發涇原兵救襄城節度姚令言率眾至京師擁朱泚以叛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莊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言泚如腥腐之肉能使羣賊附之也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旬始妖星先皇懷柔河朔。敷佑

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復宗社不夫奮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禹脩方岳貢曰命詞敦重不為夸張西平克復京師奉迎車駕猶謝收復之晚此文固足副其意也

臣廷敬曰叙次詳瞻使事典核其文清麗芊綿異於喧囂之製

下人先皇謂代宗也錄其率化之類優以

登賢之禮大曆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烈為其下所殺擁朱泚為留後上許之九年泚入朝賜

第居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闕茸之質

與革桀鰲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荑瘕狗

吠豢牢之主左傳國狗之瘕無不噬也瘕狂也頃屬鑾輿順動郊圻

駐蹕帝遣中人慰諭涇原卒不聽幸奉天而泚乃嘯兗命醜阻兵安忍

左傳衛州吁長戈指闕流矢射天泚自將犯奉天穿高墉以

鼠牙詩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毒王師以蠱尾蠱蝎也鄭人謗子產曰其父死

於道已為蠱尾言毒害於人也罪踰羿浞羿滅夏寒浞滅羿惡貫梟獍梟食父破

鏡食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劒者投袂而興

爭剗刃者不期而會李晟李建徽楊惠元等赴長安韓遊瓌渾瑊李懷光援奉天

賊伺閒釁陰貸克謀泚敗於奉天陰與李懷光通謀懷光襲殺楊惠元賊勢復振

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

行天討興元元年正月帝再幸梁州加晟同平章事晟得制痛哭謂將佐曰長安天下根本若諸

將皆從行誰當滅賊流涕誓衆決志平賊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

饗社禡祭名詩是類是禡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

領師徒直趨都邑五月晟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集京城下略灞澇以揚

旆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城中水絕瞰苑囿而下營

臣乾學曰義詞
英百感薄風霜
當與平淮西碑
並壽

晟以賊重兵皆聚苑中遂自苑發之土垡雲舒垡與瓚同木棚林植養

威蓄銳直殄克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

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

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左傳中權後勁召

勝風於大旆兵法順風所向擊賊者勝未鼓而人心

粗厲左傳一鼓作氣先庚而軍令凝嚴易巽五爻辭先庚三日取其剛斷也各

懷報國之心爭淬復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

五月二十八日寅時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

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

胄啓行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夾川陸而左旋右

抽詩鄭風清人篇左旋右抽旋旋車抽抽刃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

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晟自東渭橋移軍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

李希倩賊棄盡銳於神麋倉東晟使兵馬使王必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

直抵苑牆神麋村繚垣摧以成塵晟先開苑牆二百餘步賊

頃拔柵而入繼之賊遂潰滋水涸而為地壞二場事左廣未離

於舊壘廣兵車也楚人二廣之法左廣鷄鳴而前偏

已交於賊鋒偏亦兵車也鄭禦王師於若降於天匈奴

謂李廣從如出於地公孫瓚曰袁氏之攻如鬼神梯衝舞於城上鼓角鳴於地中

天而降

臣鴻緒曰李忠武再造之功不減子儀光弼公異叙其行軍次第戰鬪方略與遷史爭長其以隋梁法行文正露布之體應爾德宗讀之不禁一再咨歎宜也

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僥倖心尚憑凌作忠盡謀

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眾若蠶集

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木華海賦蹭蹬窮波言鯨魚之

失勢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王佖等自相約誓

又合軍聲指麾而驅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

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

合諸軍分道直入且戰且前霜刃交光而霍耀鼉鼓

騰聲而隱麟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

上蘭王師入孟涉屯白華殿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取彼鯨鯢

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膂既已生擒新書段誠伏莽中為

王佖所擒誠即成諫也舊書作誠諫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

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莊適莽蒼者三旬而返

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昔

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

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

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而

河泄鼓輦之氣霆鬪而雷馳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猶殊死戰伏于騎出官

軍背晟以百騎馳之左右屏翳發向敵之風屏翳回風神

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

臣杜訥曰鷹揚
忠憤之氣勃勃
滿紙而步武紆
徐矜伐不形謀
篇更為得體

祿扇燎原之焰回祿馬逸未止左傳張老御郤克及

右援枹而鼓馬逸齊師戰於鞍左并轡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

不能止遂入易師六三師或輿尸而折首離上九有嘉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

部尚書唐良臣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王融云願

萬里攻其決河晟令唐良臣等步騎雖其恃武庫之

浪奔突十餘遇皆捷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纔欲乘陵曾乏鑄刃

之鋒曲禮進戈者前其鑄後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

偽署侍郎董奉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

輕騎走出張芝史作張廷芝泚既敗與令言廷臣已

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

逆謀參會凶德稜沴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

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

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

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

於折筮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

亡之騎且稽分體梁擒侯景分其體為三首送江未

即燃臍董卓既誅暴尸市中卓素肥脂流快億兆之

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

宮禁修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

祐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揚雄甘泉賦神天

降穰穰之福周頌執競篇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

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

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因橐不戰之弓詩載

橐弓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周穆王夢遊華胥之

國見熙然葛天之風古帝有葛天氏見莊子臣謬寄台司幸當

統帥乏吉甫之文武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缺卻穀之詩書左傳

而敦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績敢

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涇州

其下韓旻等斬其首以降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官至宰相封晉國公卒贈太傅諡文忠

諫用皇甫鏐程異為相疏元和十三年憲宗既平淮西浸驕侈

判度支皇甫鏐鹽鐵使程異曉其意數進

羨餘由是有寵遂以為宰相裴度極諫不

聽求退不許因上疏奏之

鏐異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

外駭笑况鏐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

度身更患難故雖款款忠愛而出之有危迫之音

水心葉造曰皇
甫鏄進用陸贄
裴度皆有諫疏
贄雖詳復懇切
不如度之簡重
得體真大臣之
言也

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
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
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
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承宗王士真之
子為鎮冀節度時淮西平承宗懼求哀于韓弘與疾
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
討賊憲宗用兵伐蔡拜弘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弘
遣子公武領兵二千屬李光顏淮西平弘入朝
以足疾命中人掖拜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
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
墮壞使四方解體乎疏奏帝以為朋黨不之省

論魏弘簡元稹疏

長慶元年以度為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度自將兵

討王庭奏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度望重恐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乃上疏云

是時度以使相討
河朔而憐憐不忘
忠塞所謂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
室也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私下
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
之足惜臣某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穆宗尊號纂承丕
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天下之事而逆豎
構亂震驚山東成德軍都知兵馬使王庭奸臣作朋
撓亂國政奸臣指魏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

淳父范祖禹曰
昔周宣王使文
武之臣征伐於
外而左右前後
得孝友正良之
士以善君心是
以讒言不至而
忠謀見用此所
以能成功也穆
宗庸昏姦諂在
側裴度欲先正
其本而復治其
末圖其大而復
憂其小此輔相
之職業也而其
君多僻卒無成
功蓋自古命將
出師而小人阻

之於內未有能
克勝者也可不
為深戒哉

水憲劉友益曰
元稹失節於宦
者君子耻之然
時未見其跡也
至裴度論之則
其附會權貴之
實始不可掩其
為小人明矣

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
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
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
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
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
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
計且為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
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
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漸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

自顛覆今屬克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於安
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
苑近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
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
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
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所與
佞幸亦無讎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
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
其罪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眾逐便討

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杜塞復與一二險狡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拽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

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為國除害

代宗時宦官程元振

用事人情胥怨吐蕃党項犯京畿徵兵無至者遂今

蒼黃出幸至陝州柳伉請誅元振乃放歸田里

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冤邪有暄日月臣不勝

感恩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倘陛下

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

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

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疏奏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

李絳

字深之裔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中授翰林學士擢平章事文宗立出為山南西

文致爽朗高舉

道節度使。兵變遇害。請崇國學疏。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
重名儒。習于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
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
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
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
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
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

臣英曰。湛於經
術。言成典刑。

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
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
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脩太學。并為功
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
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辯今。
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
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
於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復觀儒道之盛。故太學興。
廢從古至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

臣士奇曰時既
討逆即欲崇儒
蓋經明行脩者
多則悖道亂常
者寡故國學關
乎世運非為誇
大之言

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
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
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
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
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
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
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
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
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蔬。

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
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
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厨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
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
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
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
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于周時。周禮師氏以三
德教。橋門觀禮。豈復謝于漢日。明帝幸辟雍禮畢坐
國子。講園橋門觀聽者億
萬計。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弘於教化。與禪聖

教以助皇風

論裴均進銀器狀

元和二年春德音以天下方鎮因緣進獻哀刻百姓賦斂煩重外以進奉為名內以貨財為事遂有痛哭之詔斷方鎮非時進奉其夏襄陽節度使裴均素交結內官恃其援助遂進銀甕銀盆之類萬餘兩憲宗納之學士李絳等論奏

邁挺勁之辭一往峭

致堂胡寅曰攻病不去病源而徒飲藥藥不對病病固自存任

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諷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帝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繁猥愍萬人之愁苦念杼軸之積弊知姦臣之徇私外以進入為名內以賄遺為計厚斂於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鴻恩大拯頹俗罷方鎮不時之貢禁

天下無藝之費蘇息下民革除宿弊頒宣之日遐邇畢臻感恩涕泣仰德歌舞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覩聖時利澤布於四海德施周於萬類家吟戶詠氣舒目明纔及數月今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必為陛下以財貨為先此甚非益於聖德也其裴均行不由道姦以事君固違制書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則須恭守典憲遵奉朝廷若為受領則知聖懷必可以財動因此厚斂於下此不忠不誠之大

耕道尹起莘曰
三年赦文禁進
奉矣而柳晟閣
濟美等違赦進
奉四年降制絕
進奉矣而裴均
違制復進銀器
帝之幾微有以
來之也憲宗至
此其好貨之病
有不可得而掩
者矣

罪也。儻陛下以裴均位當藩鎮，官極崇顯，未能行法。以懲姦人，伏望准制書，令度支收納。既不違制文，又免入內庫，無虧聖政，以示外方。憲宗覽疏驚曰：我事繁，都不記得許命受納，是我誤也。所進是赦書未到前發來，裴均特赦其過，依卿所奏，便送納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領銀器於中書宣示，宰臣云：裴均違勅，進此銀器，緣赦書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捨其過，並令送納度支。所宜知悉。宰臣驚悅，進狀稱賀。中外皆喜，上之從諫求理焉。

古文淵鑿卷第三十四

終

唐 古文淵鑿卷第三十五目錄
與師將劉員外書

韓愈 與潯州刺史書

論佛骨表書

禘祫議 大書

復讐狀 書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原道

守戒

師說

張中丞傳後序

爭臣論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與孟尚書書

韓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古文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古文送浮屠文暢序

御選送鄭尚書序

送齊皞下第序

送許郢州序

義正詞直足以祛
世俗之惑允為有

張中丞傳後序
李臣論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送高淮地表
送齊州不報乳丞書
送嶺南書乳外書
送劉景文書乳侍御歸所治序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五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

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歷官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論佛骨表

憲宗迎佛骨入大內留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庶奔走贊嘆愈時為

刑部侍郎上表極諫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

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

水心葉適曰：道家澹泊，主於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為夷，未至於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為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自梁武不能曉用滅國之術，當身而失至唐憲懿，識慮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致福利，悲哉。

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

西山真德秀曰
佛骨一表見公
扶正道闢異端
之功

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
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
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
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
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
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
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

水窓劉友益曰
韓愈表諫佛骨
幾致極刑。要排
斥異端。正議不
屈。至今凜凜猶
有生氣。

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
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
諸寺。必有斷臂嚮身。以爲供養。傷風敗俗。傳笑四方。
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
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
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
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宣政殿名禮賓
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
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

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桃鬼所惡茆菖以掃不祥左傳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先祓殯楚人悔之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奏入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等爲

力言乃貶潮州刺史

禘祫議

時陳京顏真卿李嶸柳冕裴樞仲子陵韋武陸淳姚南仲王紹王權等各獻議惟顏真卿與愈合此議中所排五說卽諸人議也

禘祫之議紛如聚訟此論折衷衆議條貫井然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孝追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

晦菴朱熹曰此
等公家文字或
施於君上或布
之吏民只用當
時體式直述事
意未嘗故為新
巧以失莊敬平
易之體但其間
反覆曲折說盡
事理便是真文
章他人自不能
及耳

西山真德秀曰
按韓公本意獻
祖為始祖其主
當居初室百世
不遷懿祖之主
則當遷於太廟
之西夾室而太
祖以下以次列
於諸室四時之
享則惟懿祖不
與而獻祖太祖
以下各祭於其
室室自為等不
相降殿所謂所
仲之祭常多者
也禘祫則惟獻

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未藏之夾

室。司勳員外郎裴郁等議武德始立四廟追諡皇高

太祖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開臣以為不可夫祫

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懿二祖即毀

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

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

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左庶子李臣又以為不可

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土封為壇除地為

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

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

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

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

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

則祭之時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

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

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

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郎陳京同官尉仲子

武昭王曰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

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嘗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返始不忘所由生本意真可謂萬世之通法矣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此類是也

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定公九年公羊傳曰非禮也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

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商頌玄王桓周祖后稷太祖之

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

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

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

孫也當禘祫之時獻懿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

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

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

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禮儀

臣熙曰駁五說俱確據典禮非僅以辯論取勝

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世不祧之廟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實太祖明神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後卒從尚書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二主於與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而後決○朱子曰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

所議深得孝子慈孫不忘所自生之本意可為萬世通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復讐狀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讐殺人固有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愈於是獻議云

典據精核益知經術之重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見於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受誅子復讐可也

定夫游酢曰聖人之治天下於暴亂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謂讐者皆王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者聖人曰禮而為之法曰其讐也是其子弗與共戴天者也其讐也是其兄弟不反兵者也其讐也是

其交游所不同國者也弗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

如之何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命勿讐讐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命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

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

水窓劉友益曰
報仇殺人前已
論之詳矣梁悅
免死而流固已
異於張瑄張琇
之事然亦未能
之由而愈之議
惜哉不復及此也

於論事之中暢發
閱議愈文往往有
此所以迥出諸家
之上

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梁悅事舊唐書見於憲宗紀刑

法志新唐書見於孝子張琇傳自太宗至是復讐者七人原者三不原者四悅其一也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以

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愈時爲四門博士抗疏論列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

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選舉是使人

禹脩方岳貢曰
似李尋翼奉災
異奏

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
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
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
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
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
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
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
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
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

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原道

真德秀云。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爲文。所
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
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
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
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
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如原道中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
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
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近理。又曰。
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曰。荀揚擇不精。語
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
得如此分明也。朱文公曰。自古罕有人說
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或問揚子
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
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於
老氏。如清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

却無近老氏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某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此語為老氏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程朱二先生有取於原道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為仁。則不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情為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

之於天者也。學者即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於胸中矣。

奧衍闡深理純辭
達荀揚輩未足方
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老子大道廢有仁義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震川歸有光曰
原道一篇立言
正大發先儒所
未發唐書稱其
與舒宏深與孟
軻揚雄相表裏
而佐佑六經知
言哉至其為文
神詭萬狀出有
入無震蕩天地
則自孔孟後大
文章矣

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主異端者必以聖人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爲汗。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

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鳥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

鹿門茅坤曰關
佛老是退之一
生命脉故此文
是退之集中命
根其文源遠流
洪最難鑒定無
之其筆下變化
詭譎足以眩人
若一下打破分
明如時論中一
尾一承六腹一

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
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
爲之政以率其怠勅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
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
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
鱗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
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

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
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
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
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
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
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
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

臣士奇曰孔門之學在求仁仁之為道甚大不可以一端名老氏見為小而非毀之此千古異學之源也退之斥之得其要矣顧猶曰博愛之謂仁至大程子定性識仁之篇更為純備

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

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
日斯道也何道也日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
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
也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
乎其可也

守戒

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地最近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通都大邑介于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也篇終日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愈之言驗矣

詩日大邦維翰

大雅板之篇

書日以蕃王室

微子之命

諸侯之

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援籬也音絢而外施窬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墻垣而內固扃鏑以防之此野人鄙夫

體局峭巖字字精采杜牧守論蓋祖述此篇而氣之雄健則遠不逮矣

臣廷敬曰唐時藩鎮聲勢相倚故能方命自專若失其所與則強者無由跋扈矣文有鑿然之畫故下筆自爾斬截

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有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

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

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荆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者曰蜀魯雞當作越雞小雞也莊子越雞

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

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

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晉祠說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提一道字為主識
辭最高而用筆尤
極其古峭

迂齋洪邁曰柳
子厚答韋中立
書云今之世不
聞有師獨韓愈
不顧流俗犯笑
侮收名後學作
師說曰抗顏為
師愈是以得狂
名余觀退之師
說云弟子不必

不如師師不必
賢於弟子其言
非好為人師也
學者不歸于厚
而歸退之故子
厚有此說耳此
文如常山蛇勢
救首救尾段段
有力學者宜熟
讀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
無此五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字非是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
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
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
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
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
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
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
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
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
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
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
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
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

叙致曲折如畫真
得龍門神髓非徒
形似也

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闕家中舊

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

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

遠，鹽官人。玄宗召拜睢陽太守。城陷

與巡俱死，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萬春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面中六

矢不

動。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使國威喪，巡功業墮敗，請追奪遠官爵。詔下尚書省，去疾與許峴對簿，百官議二人忠烈，不可妄輕重事，乃寢。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蟬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玄宗幸蜀，令狐潮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遠見救。巡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賊，巡斬之。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

東發黃震曰張
睢陽提疲卒數
千抗強賊千萬
四○百○餘○戰○無○挫
衄○天○下○奇○才○也
保○睢○陽○以○保○江
淮○保○江○淮○以○保
四○海○有○唐○藉○以
中○興○焉○天○下○奇
功○也○一○死○睢○陽
餘○事○耳○未○當○徒
以○其○死○節○言○以
許○敬○宗○之○祖○而
有○許○遠○之○孫○人
可○以○門○戶○論○哉

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
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
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
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
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
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
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
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
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

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
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
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當時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者愈特辨其不然守一
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
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司馬光曰賊知巡善
用兵不滅巡不敢越過其南睢陽今歸德府治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
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

間脩王志堅曰
巡既死議者罪
巡以食人患巡
以死守睢陽人
媚其功以為降
賊翰少與巡善
為立傳表上之
肅宗感悟而巡
大節白於世歐
陽公張中丞傳
跋云以翰所記
考唐書列傳及

退之所書皆互
有得失而列傳
最為踈畧今翰
所撰世亦少矣

謂雙廟者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
州大都督立廟睢陽號雙廟

其人往往說

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霽雲頓丘人
時賀蘭進明

以重兵守臨淮故
巡遣霽雲乞援

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已上

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

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

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

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

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

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

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

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

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

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

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

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

籍時尚小麤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

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

臣乾學曰摹寫
生色真是胡顏
子長昌黎於褒
貶最慎故唐書
援此以定許遠
之案

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揚揚如平

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爭臣論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讀官書。六年，成進士，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徙居陝州，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德宗時，拜諫議大夫。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一解一難開闔有法

永叔歐陽脩曰
退之作諍臣論
以譏陽城不能
極諫卒以諫顯
人皆謂城之不
諫蓋有待而然
退之不識而妄
譏脩獨以為不
然當退之作論
時城為諫議已
五年復二年始
廷論陸贄及沮
廷齡作相欲裂
其麻才兩事耳
當德宗時可謂
多事付受失宜
叛將強臣羅列
天下又多猜忌

信任小人於此
之時豈無一事
可言而需七年
耶當時豈無急
於延齡陸贄兩
事者而為諫官
七年遘遇其事
一諫而罷以塞
其責向使止五
六年而遂遷司
業是終無一言
而去也何所取
哉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陽為諫官。人仰望其風采。曰必能以死奉職。愈應之。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以虛名譏切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

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今蹇六二象曰終无尤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

水心葉遠曰韓愈作諍臣論年甚少是時意盛謂天下事但當如是為之逮其出入憂患終不能有所為似去陽城遠矣城與元德秀卷舒以已而不以人唐人未有及者近於東漢人矣

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讀曰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

斯猷。惟我后之德。

周官君陳篇

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

迂齋樓昉曰此
篇是箴規攻擊
體是反難文字
之格當以范司
諫書參看

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參看

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

鹿門茅坤曰截
然四問四答而
首尾關鍵如一
線

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亦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

好學深思讀書養氣昌黎一生得力

畧盡此篇

東發黃震曰答李翊書自叙歷學之次第然後及其養所自出者當熟味如面承公之教我可也

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後裴延齡逐陸贄等。城守延英閣。上言帝欲相延齡。城顯語人曰：果爾，吾當取白麻裂之，哭於庭。延齡卒不相。城之力也。蓋有感於此文。

答李翊書

貞元十八年陸儔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愈薦翊於儔用是其年

第登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

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荆川唐順之曰
此文當看抑揚
轉換處纍纍然
如貫珠其此文
之謂乎

鹿門茅坤曰要
窺作家為文必
如此立根基今
人乃欲以句字
求之何哉

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
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
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
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
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
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
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
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
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

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
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
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
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
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
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
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
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

臣英曰波委雲
屬態致橫溢真
昌黎之自狀其
文也

骨於樸茂中獨見風

東發黃震曰觀
答劉正夫書知
庸庸者不足以
自見而功深一
語尤為根本之
論乎

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木大而心之管者大小畢。氣之與言。愈也。無以答劉正夫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蜀本作品。然不可。夫。今從舊。

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

鹿門茅坤曰文
公教人作文大
意要自樹立不
尋常不取悅於
今世所謂能自
樹立不因尋常
等即公本來面
目

臣士奇曰文必
以聖賢為師非
徒貌飾退之亦
教人端其志耳
其志端則行潔
而詞芳所謂脩
辭立誠也

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
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
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
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
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
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尋常之徒
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
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

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
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
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
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簡字幾道由工部侍郎進戶部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終太子賓客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常與劉伯芻輩譯次梵言故為此書曉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
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元和

昌黎文最為古峻
今觀集中言理諸
篇皆坦夷直截蓋
欲明斯道於天下
故語必歸於醇正

晦菴朱熹曰楊氏之學後為老子墨氏之學本之晏嬰中韓慘酷說者謂原之老子凡非毀聖人而譏薄禮教嬰之書則然秦之尊君抑臣嚴刑峻法豈為我之弊其是今非古坑燔儒學豈無愛之激也哉釋氏出入言家宏濶其罪福報應之語既足以鼓惑愚鄙而其見心明性超出

形器之外又足陷溺高明其徒坐食冗費既足耗蠹海內而斯民之和聲附影忘本背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比楊墨之禍不啻數十倍也晉宋魏梁陳以來為論排之者雖未嘗絕其究心竭力終其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已愈之用心懶惻深切固見之與孟簡一書而其精微詳

十四年愈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

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曾

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

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

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

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

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

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

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

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

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

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

僅得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

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

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方且鬱

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

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

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

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

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

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

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

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

矣豈不偉哉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

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

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

備無著本末之
論於原道文暢
序見之

東發黃震曰此
曰解安傳奉釋
事遂極言釋氏
之非張籍常勸
之著書政釋則
辭之

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
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
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大雅旱麓篇傳又曰不為威揚
不為利疚左傳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崇或作福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
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君子也必不妄加
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
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
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

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
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
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
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
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
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
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
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

東發黃震曰此曰解安傳奉釋事遂極言釋氏之非張籍常勸之著書政釋則辭之

定宇陳櫟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心異端陷溺人於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鹿門茅坤曰古來書自司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為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

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

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役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

談兵事文英氣勃
發西漢晁錯趙充
國每以此擅長斯
文近之

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柳公綽自御史中丞出為鄂州觀察使時方討

吳元濟詔發鄂岳兵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每戰輒勝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

彰義節度管申光蔡三州

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

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

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

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

許穎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

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仗戈為士卒

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

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

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

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七箸

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

一旦僥倖之利哉就命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

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

聞脩王志堅曰柳公綽以御史中丞出為岳州觀察使亦討吳元濟詔發所部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我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事在元和七年此書豈以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一段深中事情後世封疆有事文臣請纓者未必乃心王室或先尅餉以為三窟旁觀

者奢於責報，於忌成，惟恐搜索之未盡。回思韓柳二公之風，遂成絕迹，可敬一嘖。

禹脩方岳貢曰：論客兵之害，土兵之利，可與杜牧之上李相書參觀。

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

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

如名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

與裴中丞相見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旨。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儔佐之。愈

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於儔。唐制主司取士於試文外，又擇行誼采聞望，故其為書如此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

駕軼排宕極瀆瀆之勢

東叢黃震曰公薦侯喜以下九人此唐之公薦進士法也

聞脩王志堅曰容齋隨筆云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用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撫言云貞元十八

年權德輿為主文陸修負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皆捷即此書是也考之貞元十八年韓公方為四門博士修亦以是年出刺歙州修不以韓公為出位德輿不以修出守而終用其言可謂難矣梁肅薦士事不見於本傳而見於崔羣王涯傳

門墻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

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

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

侯喜者。侯雲長者。喜雲長皆以貞元十九年中進士第。喜終國子主簿。喜之家。

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

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於野。地薄而賦

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

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

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

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述古貞元

崔時年甚少而
蕭已薦之其可
謂知人

臣廷敬曰科舉
之制本期杜絕
請屬然唐時舉
子投所業於公
卿謂之行卷而
公卿亦得論薦
於主司號為得
士後世士趨奔
競甚至有借標
榜以羅門下者
則兩失之矣

臣乾學曰惟主
司於試文外又
擇行誼采聞望
故往往致得人
之盛于今不可
復行者權載之
所云恐既失其
末又不得其本
者也

二十一年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趣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京兆者韋夏卿也貞元十年夏卿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羣玉不見於登科記或云韋紆即羣玉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

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茲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杞汾翊皆貞元十八年進士茲元和二年進士紳元和元年進士後餘元和二年進士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貞元八年陸贄知貢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愈與焉其後一二年所與及

臣杜訥曰汲引
人才出於至誠
至公絕無黨援
之疑故能盡言
而不諱

前幅舉其成功後
幅勉其建績下語
不繁而屯制之宜
已瞭然指掌

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
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詹與韓愈李
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
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
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
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
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譚自後主司不能信
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菝菝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
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
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
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

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憲宗用李絳
議以韓重華

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羅水陸運使振武故
單于大都護府地重華後改名約預甘露
之禍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
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時薛謩為代北水陸運使振武告
饑戶部侍郎盧坦請以重華代謩至則出
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
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

鹿門茅坤曰覽此文與歐陽公食貨誌相參看始得肯綮

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雲州今大同府中受降城秦漢九原地又有東受降城漢雲中地西受降城古豐州地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三城皆張仁愿所築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

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

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

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謂三受降城及朔方振武也

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

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

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

朝時李絳已罷後宰相持重華議不行見食貨志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

開口望哺有司常儆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

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

禹脩方岳貢曰重華真能吏真邊才也惜其功名不大著賴公功文而傳使後世知有重華及振武極邊可以耕屯者是公文之力也

其宜者蓋如此鳥可以中國之教而雜以西域之俗其晉漢以來釋氏之說流於中國學士大夫以西方之教而施於吾儒文物禮樂之中可謂不知本矣夫生民之初人與禽獸雜處而無別吾儒之教既興然後自別於禽獸不為異類之歸以與天地相為長久而不窮者由此故也

釋氏之教則曰去其三綱滅其五常與禽獸同羣然後天下可治此豈長久之道哉温公謂韓退之之排佛老惟文暢師序最得其要可謂擇之之精語之之詳矣

東漢黃震曰扶正教開明人心與原道之書相表裏

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粒或作穀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

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

於是乎言。

送鄭尚書序

鄭權字復常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通典嶺南五府

經略使治廣州邕管經略使治邕州容管經略使治容州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鎮南經略使治交州大

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

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

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

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

東叅黃震曰叙
事工密

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

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

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

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

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

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塘上徒

工切下音唐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

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

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

臣廷敬曰文至
東漢而始靡後
愈趨愈弱左國
西京風骨漸滅
如昌黎此等文
矯健無前洵乎
能起八代之衰

臣乾學曰不鋪
叙嶺南山川物
產獨稱府帥統
馭鈴轄之體及
其人情易畔難
馴立言便有闕
繫

芟草曰薙。秋田曰獮。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

○薙音雉。獮息淺切。

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宜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

利之屬。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郭璞云。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海求夷州。宜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可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林邑。一曰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菴。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夷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

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按通鑑。權家多姬妾。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

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極頓挫激昂之妙
文之最有機局者

送齊皞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
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
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
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
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
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
而謂之忠

左傳祁奚薦解狐其讐也又舉祁午其子也

見一善焉若親與

東發黃震曰齊皞之兄為相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於私夫取舍於其人可也於其勢而取之私也於其勢之可嫌也而故舍之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有愈於取之私

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

鹿門茅坤曰大
宅已嫉時之論
而入齊生纔殺
語只看他操縱
如意處

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
難非百年畢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
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
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時皞兄映為
江西觀察使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
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
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
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
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閱於有司其

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許郢州序

許志雍安陸人貞元九年進士
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斂民方

急愈因志雍為郢州
刺史將行序以規之

愈常以書自通於于公也即頔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

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
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
矜乎位雖恒相求而苦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
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

寓規於勸凡為守
隅救者均當勤之座

疊山謝枋得曰
于頔乃一貪酷
吏其為觀察也
賦歛苛急刺史
縣令不可為見
唐書本傳韓文
送許鄆州崔復
州二序皆諷諫
之詞文有權衡
有針艾

聞脩王志堅曰
與崔復州一篇
同意鄆復在唐
皆隸山南東道
時于頔為節度
使急於歛下故

公以此為諷然
公與頔書奉之
靡所不至乃于
為之屬者效箴
規何也

鹿門茅坤曰按
唐書于公多刺
退之文多托之
以諷

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

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世之材而能與乎鄙庸庸庸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
而以其手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
之愈然對吾非燕燕一博之我出對其餽許不以能
不同頃刻異頃刻皆然也非與吾之賢其請詣計
平練之然也餘然之然也亦以事平正亦以翻平
之旨皆于公朝日計而計之矣今之言皆其言不計

可以圖治而治不以其命不計其未之亦也其前
可以圖亂而亂不以其命不計其未之亦也其前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五

世之材而能與乎鄙庸庸庸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
而以其手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
之愈然對吾非燕燕一博之我出對其餽許不以能
不同頃刻異頃刻皆然也非與吾之賢其請詣計
平練之然也餘然之然也亦以事平正亦以翻平
之旨皆于公朝日計而計之矣今之言皆其言不計
可以圖治而治不以其命不計其未之亦也其前
可以圖亂而亂不以其命不計其未之亦也其前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五

終

限之且天不之且也惠不

古文淵源卷第三十五

